

抱經堂文集

二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一

上桑磻甫先生書 戊辰

文弼再拜楊許州至得先生書蒙示中州遊草一帙喜甚急欲知道途閒事粗讀一過覺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詩之工已若是霖潦彌塗更唱迭酬興不少減有以知先生之樂也文弼自聞先生之教私願杖履所到必往從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覲事勢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時講習之地思師友聚處之樂邈不可得未嘗不徘徊歎惋自傷年日以長而不能竟其所學若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之至中州也道里近音問可速達然知先生之於文弼望之深必將知其近所從事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見於議論文字又若何而文弼之所大慙正在於此昔孔蔑嘗言仕有三亾而子賤獨否文弼今日不幸與孔蔑之言適相似也繕寫官書計字爲率日當得一千五百敝敝於此何暇爲學且古之爲貧而仕者蓋將以祿養也今文弼力不能迎養是以居常少歡文弼行能無似無以動人又不能求當世賢士大夫而與之周旋子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卽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爲職事所羈束不得朝夕見夫既無爲學之時又爲境所累而不能自力於學更無人焉

共勉於學是則終於失學而已矣此文弼之所以內省瞿然不能自寧者也近日略得閒可讀書然不能如古人專讀一書之法讀經亦兼讀史先爲之分句讀正諷脫偶有筆記非其大者以俟再讀然後求詳焉 內府校定經史善本非力所能購亦無從假諸友人至耳目所觸未嘗無勃然於中而欲宣者而弗工於辭不能達吾意之所欲云展轉移時旋即銷滅昔歐陽子嘗歎言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傳不傳雖不能自必獨不可藉以自娛乎其 upper 焉者不可驟幾其次又以爲無益而不爲未見計之得也文弼竊有意於此而能厲其氣使弗餒者唯先生願終教之

與桑虎竹 續篋書 戊辰

承示新詩若干首鋒銳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持與此閒知詩者共讀之雖足下進而未已無急於名然有美不彰吾之意有不安者非夫人之能重足下也實至而名自隨有不可得而終辭者矣夫詩之爲道非彫琢曼辭以取悅於世而卽可爲詩也殆必由乎至性之所發而後乃爲真詩今足下之至性吾見之於詩矣足下之侍親來河南也遇雨相失徬徨達旦此時豈有意爲詩而詩乃自然流出先生亦嘉子之勤而見之於詩者又彰彰焉然則子之爲詩皆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己焉者固宜風風乎其可誦也文弼八年於外不得事吾親又

不能承其家學勞擾困踣幾無生人之趣雖欲諧聲律工字句以自列於作者之林亦難解於至性之薄矣年來自傷貧窶無以爲養呻吟大息之作亦時有之然以視朝夕在膝下其幸不幸爲何如則其言之工拙固不必較者矣吾是以甚慚於足下且常人之親願其子富貴而意已足也足下之親與吾之親所以願其子者雖得富貴意殊未慊也今吾獨營營衣食是急而不能盡力於古人之所謂學工爲文章時出一篇以爲親娛亦不可得足下其謂我何哉嘗竊思之富貴命也學問則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吾欲於明年請假來河南旣得聞先生之教又兼以足下自勵也

與薛澱山洪書戊辰

文昭頓首澱山足下自隔晉問三年於茲矣足下具過人之才而復奮志於學得友朋之樂且不爲職事所羈則時皆我之有也足下之於學也其成矣乎嘗慨聰明有志之士世故不乏或爲外物所牽又無明師良友爲之助往往中道廢不克自振以可爲之時擲之無用之地其後雖欲勉自收攝求爲炳燭之明而精力已銷亡耳目已敗壞不能復有所爲矣文昭自少時卽知學之可貴也足下從吾父遊吾父時時爲文昭稱說足下之好學則益自激發不已足下與我相識意亦似可與其學時方汲汲於科舉之名私以謂吾姑取此而後從事

於學乃無分吾志然古人之爲學豈有是也此念一誤錄錄十年餘屢蹟於有司之試一第曾不可得而學荒矣時已去矣足下前與我書教我讀書之道當動靜相調此朱子之說也吾受而謹識之乃今所處有萬不能行者蓋人以讀書爲動而以靜坐時爲靜也吾則以應事爲動而以讀書爲靜靜坐時安有乎足下又盛稱田傳二君之爲人而樂與之友然則足下旣得爲學之方其時又可爲又得同志之友相引翼學之成也吾爲足下信之矣懷土之念人情不忘況此地二三好友逝者電滅在者星散吾安從得益乎與足下相見當不遠幸於諸君子前先道我願交之意他日談道論藝所與數晨夕而共遊處者必於是乎取之矣道遠情長不盡顯縷

荅陳微唐一傑書戊辰

文昭頓首微唐足下令兄來京得讀所惠書慰誨兼至足下之關愛甚深也文昭之試於禮部至是而四矣初不敢懷一僥倖之念以冀其或有遇也固亦嘗肆力於是而求正於先進卜所業之中繩墨以不其視昌黎之自謂可不學而能固大有間矣今年所試之文頗小稱意而友朋亦雜然同聲許爲必售榜發被黜人或疑余之不能無慍然此之得失亦何足道余固不以是介介也有謂余者曰子之言不慍矣也子有親在而名不

成仕不達將何以爲親榮其焉得無慍是則固然然僕亦知其不必慍也何也凡售而驟躋於顯列不過數人而已其或不幸而旋降罷以去者比比也文弢不得進於是列職業易稱得安享其祿之所入且不至如古者鎖廳之法一試不中輒去官是文弢今日所處正吾親所得免於慮也而又何慍焉抑吾聞之荀子良農不以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學所以爲己也非爲人也如不得於名而不學是兩失也竊有所未安焉近者稍得暇取經史兼閱之以經爲律令格式而以史爲案解此文弢近日之所爲學也然則謂僕遂無意一遇此亦不然要之固不足以是爲憂喜矣文字之敝近來爲甚夫文將以言聖賢之言也而今乃以兒童駟僧之言雜入之而恬不爲怪夫兒童駟僧之言與聖賢之言豈待辨而知哉而世且寶貴之大可怪也昔曾子固不中而歸歐公爲文送之稱其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今僕非敢非同進也罪有司也恐後生狂於聞見且將爲人心風俗之蠱朱子所謂文字亦極有關繫者此也故願與有識者共明之非足下吾亦不輕以語之也

與張東之弟 孟陽書 戊辰

僕在京落落寡交所敬事者惟長民舅氏一人而已自其以葬事歸復來京師過從益密方增益我之所不知

而督我之所不逮不圖天不假年中道摧折其爲痛悼若何可言舅氏生稟異資讀書能得古人之意爲文雅潔有法詩宗盛唐名家中晚以後纖佻修染之習勿屑也舊歲爲老親在堂思博一第與僕偕二三友人共攻應試之文而獨善僕之所作嘗曰文有俗韻雖工不貴也今吾與若庶幾免是乎同年王君立齋每見僕必云爾舅清羸如是而子與之爲文不休是速之死矣僕時以謂何遽如君言今不幸其言中然舅氏之死固不可謂死於文也其始病也貧爲之祟也其病之至於亟也醫爲之酖也舅氏善爲議論縱橫揮霍率嘗屈其座人與僕同居日常談至夜分不休母夫人遣婢傳教止之乃散去間嘗與舅氏語相者謂甥年殆不滿四十倘其言信則爲期不遠矣舅氏笑而語僕吾與甥縱自知不及期願耄耋猶當過強艾耳今憶斯言不自覺其驚痛之交集也將試之前月在同年祝君豫堂所會文旣成色慘沮不樂曰此不祥之徵也遂內其文不出而評隲諸人文字某甲某乙而謬賞僕文爲最未幾又集同人爲文是日僕苦思致不屬自知文不佳而舅氏之文先成狂喜自矜以爲絕調然僕視之實不逮他日所作因卽爲摘疵其利病舅氏頗不以爲然相摻挂不少下旁人幾疑其失歡然亦可見余兩人唯親厚無閒故若此也中間遊從之樂頗多不能詳說舅氏爲人略見僕所

作行狀中已寫一通寄歸想見之也近者老幼入口堯堯京師南方無室屋可棲止勢不得不暫寄於此賴舊交世好之力稍可支吾目前過此則不可知也嗚呼舅氏之道誼學問蓋非獨張氏之良而已儒林中咸惜此人則羣從子弟其惋痛當更何如也人必聞正言見正事然後可成其德則如舅氏者方將以爲後生小子之所則倣而奈何其遽死也後起者爲誰東之可不自奮耶文昭與舅氏親洽之至故卽一二瑣屑談諧之事亦有不能忘者舅氏旣自知死徵則日前之所以語僕者其母乃故謬其辭以相解歟死非僕之所懼但懼無可以死者耳悵悵之懷言不能罄十一月七日文昭白

與備三大兄 壽朋書 戊辰

弟年來苦無暇日親知往還之書絕少精神疲於酬應遂不能強之復作人但知京官事簡外官事繁不知京官所治之事無有不躬親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至若往來慶弔雖視其人爲繁簡然卽至簡亦有不能盡絕者此亦何異於上下奔走之僕僕也故昔之爲仕者往往反致羨於山林隱遯之士爲之流連贊頌而不能已豈故爲是言以相諷哉彼實有所苦而其勢又不能毅然舍之而去乃不得已而宣之於言則皆其情也非僞也以大兄之才久困於鄉而不才如弟反得竊升斗之祿於京師以世俗觀之鮮不以弟之所處爲勝

於兄然平心絮之弗如也兄未嘗處弟之境當不知弟之此言爲誠然近者以久次之故稍就閒地值纂脩玉牒得與於繕寫八人之列弟書不能工而能速以此獲少暇得以讀書昨歲聞喪嫂氏知兄何以爲情嫂氏之賢能以弟耳目所親聞未有能過者也兄之廉介清苦而嫂氏安之以故不損兄之高兄之剛直易忤而嫂氏順承之無有違言之達於外以一人之身理中饋治女功兒女林立緝紉補綴敵而能完此豈世閒閨門弱質之所能獨任者而嫂氏爲之綽有餘力其安貧食淡盡罄其嫁時之匳而絕無幾微怨尤之色且不忘非分之得至使重穉皆率其教人或與之果餌則慚此尤爲難能也文昭大母在日嫂氏時以飲食相遺行步則爲之扶持大母念文昭在遠則哭泣又賴勸慰以解此更文昭所切切於中不能一日忘者也聞喪之日弟與弟婦俱痛悼累日盛德之所感如是念諸子皆幼其小者更難提攜相去三千里弟婦不能爲任撫育之勢常用內疚然諸子中後必有興者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 憲觀書 戊辰

信至具悉近況甚慰遠念公事倥傯自倍於京朝官愚雖非履之而知然實信其難爲也曩者咸謂京官貧而事簡外雖繁而祿入之數稍優差相當也今也簡者未必簡而優者亦豈優乎愚奔走殿廷職業之外無分

豪碑益 國家誠不如得一令丞簿尉尚可以及民而爲效於 國家也今石林所處則既尊矣而其及民之廣非復令丞簿尉之可比所以爲民者卽爲 國也知石林之心亦惟知有民而已必不屑屑計及於祿食之多寡與憚其任之勞也汲長孺薄淮陽而欲爲天子拾遺補過之臣今日居長孺所欲爲之職者每多卷口結舌曠月逾時始撫一二瑣屑不急之事以塞責

天子旣已薄之而舉世亦竊相笑也旣不可爲名而又無以固乎其位吾意今之欲得淮陽者必比比也石林前以試當得御史而出外居郡若左遷然者然今則御史之能者乃得爲郡耳不可與前時概論也勉盡職事餘無他屬

與從子掌絲 世綸書 戊辰

九月十六日得書知眠食無恙良慰余意書中具言近日讀書勤苦九吾之所樂聞也但精神難支持亦不必勉強以掌絲平日善病恐過用難爲繼耳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靳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厯難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

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剪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諱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纓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與金嶠縣天來 潢書 戊辰

天來足下別後久不得書事定劇也京官雖不若州縣塵勞然得閒亦絕少吾輩佔畢習氣至此皆不能不少損也此時冬寒日短從

玉牒館抵家大率已曠黑矣飯訖稍處分家事卽取舊

所讀書就燈下讀日力有限不能泛濫羣籍近來性亦厭雜聊溫故使不遺忘而已婦抱幼女在旁女半歲略識眉目向予嬖妮欲語予取置諸膝女似喜讀書聲謂若子與之語者然久之漸不耐跳躍轉側不可抑按乃抱之徐徐行覆誦所讀書有不接續處卽開卷正之腕力倦則還其母兒早睡予讀書至寢以兒醒索乳爲候則夜已過中矣偶有所見隨筆記之惜良朋在遠不能是正耳僕之仕不可以爲仕故第區區以其學爲學若天來所處則仕中卽有學不必更求其所爲學吾於天來交最深相別幾年寧無所以爲天來告者然以未嘗經歷之事憑臆揣度勦襲陳說指畫其如此如彼非所謂強不知以爲知乎且天來明達果斷其於政體亦何待告也然則僕遂無一言乎僕之所欲言者欲天來爲所當爲而毋瞻顧牽制以入於揣摩之習而已矣蓋仕之通塞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命則不足以致援而唯盡吾職分所當爲之事吾未見世皆以軟媚進而以正直退者也未見世皆以武健進而以循良退者也且觀天來已事之驗可以知命矣諸兄咸以甲科顯而天來曾不得一第豈其文之不若邪又嘗兩就權鹽之職皆在選中親朋惜君之才咸以說沮君君前則以病辭後則吏部業以名上次日當引見而適遇改期乃又以病自免當是時人咸私相指目謂以君

之才寧有不以文學顯者又有謂君於外吏第不就就則取之如寄耳君言語動作皆有矩度屢當主選者意他人皆不及君也會選人往浙江天來樂其山川風俗之美欣然就選期在必得既與矣復不得

命視天來意若不釋然其時吾亦爲天來曲解當必爲文學待從之臣故且靳之於此以今觀之則凡人之所料卒無一當得失之際能自爲乎命之說夫人而知之而能言之矣然安之者絕少吾無暇援引古義卽以天來之往事思之安得不信吾言力從事於其所得爲而毋敵敵焉以所不能爲者自役則政之成也非天來所難矣迂愚之論謹以爲良友告幸垂采擇

與侍讀申笏山甫書 辛未

文弢趣走內閣忽忽已十年每欲撰舍人錄一書恨見聞淺陋又鮮同志之助久而未就近始見眞定梁慎可所著內閣小識差可見明末及國初制度不知如此等書世復有幾當訪求而寡輯之博洽如笏山當有以益我所不逮也文弢之爲是書祇就見在職分記載且錄今昔凡爲是官者之姓氏其行事可考者并附著焉固不敢旁溢一語於其外也雖然必使後世循其文而考之可以見政治之得失焉相臣之優劣焉其一時風會俗尚與其人品行之高下美惡皆可燭照而數計則其書乃不爲徒作歷代之設是官皆稱清選諸曹簿書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庚午

期會日不暇給而此官尚不爲吏事所拘得以餘閒誦說先王之詩書參稽國家之典故以益厚其所植而爲有用之器夫官位中無事而食祿者莫如詞臣而人不可以爲非也居其官者亦未嘗見其有不安之色卽君相亦不以事之不當爾而欲以職事廢之然則職事之閒劇惟其所處固不能一槩也今舍人之官幸處於閒劇參半之閒然以今較昔業已稍稍繁猥苟職事粗舉似不必一切以吏道繩之至使國家養士之優待士之寬百年來相傳之厚意一朝而漸減殆盡則其所傷者實大僕又聞之舊章者不可改也昔之所行今亦踵而行之卽人主不得以其意輕易變更而況其下乎故事 殿試執事止八人今科忽增二人又易其次序詰其故則曰中堂之意將使壯者任其勞焉夫凡百差遣皆擬議而後上何獨於此稱中堂之意乎夫勞逸之次先後以序曩吾與笏山傑直之時亦勞甚矣未嘗求助於前人今亦不當爲後人任其勞夫苟以朋友之情言之亦何所不可然於國家之事體則非所宜也事無定準則趨避生趨避生則爭辨興而雅道壞苟推其所由來咎不得不有所歸矣笏山達於大體必知非僕一人之私言如其未是尙明教之

弟子旌德黃朝俊冠英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士之能自守者莫不以有求於人爲病雖然此但謂不當爲流俗人之所求耳若士亦有士之所當求者如必以無求斯可爲士此蓋狷狹之行非宏通之道也文弨弱冠來京師三年而歸歸而復來迄於今且十年矣官司之長及舉主歲時隨例往投刺而已未嘗一進謁於其庭也其餘王公大人之門未嘗有文弨之迹焉此非敢薄當世之王公大人爲不足事而故以偃蹇爲高也流俗之所求固斷然不爲然使見之也不以事請閒而進欠伸而退其所言非性命之理非當世之務非有勸解之獲而疑義之析若此者雖不爲流俗人之所求吾猶恥之若文弨之所求則有在矣家貧不能得書自來京師卷軸益少讀班范之漢書欲求荀爽之紀以證之而不可得也讀歐宋之唐書欲求劉昫之舊本以證之而不可得也借之友朋皆相笑以爲不急之務此其所憾一也家君在南方師友亦皆遠隔每有滯義輒錮於胸中積日不得豁然見前人議論之未是者竊欲更張之深懼不知而作所謂見螳螂之在前而不知黃雀之隨其後苟不就正於有道終不可信然竊觀士大夫閒

類皆勞勞於職務而無暇爲審定焉者此其所憾二也若是則文昭非無求也患其不得所求也先生以高才早掇巍科復從師問學無絲豪自矜意既而數歷中外爲朝野所共欽懸車歸里猶日以友朋書籍自娛好獎引後進客至不畱於門文昭懷企久矣而以無介紹之故不敢以褻見今者猥辱令子侍御君之下交而又示以賢孫之文夫交其子孫則必登堂而拜其父祖禮也況先生更文昭之所願見者哉夫少而不事長賤而不事貴古人以爲大戒碌碌於世而不爲有識者之所知亦士之恥也以先生學行聞望何可不見且里居則旣無職事之勤文昭雖數踵門亦可無流俗人之嫌是以一旦舍其肩狹之行有此請焉謹先獻所爲古文若干首漢書續考證三冊幸先生不棄而辱教之且出其藏書以示之則文昭之所求庶幾大慰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甲申

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文昭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誣諉然先生之虛懷爲已至矣繙閱之勞所不敢辭謹就愚見似其中尚有可參酌者數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主臣

尊案云鄭氏注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

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隨文而屢變

文昭謹案康成六天之說雖參錯屢變然約其旨歸不過北辰耀魄寶及太微五帝二者而已上所譏一號而二神者是也至五帝之名則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熒怒之屬蒼赤黃白黑卽木火土金水之五德主東西南北中之五方異名而同實者也唯感生帝則隨代而易周木德蒼帝之精故以靈威仰爲感生帝殷則以汁光紀禹則以白招矩五德各當其方而當代祇一感生帝是不可謂之屢變

書類于上帝蔡傳其禮依郊祀爲之尊案云類之名義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文昭謹案下文又有尊案云經言類祭不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皆義類之正大而不可以已者然則類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告之之謂乎若以類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云云據此則此處尙未可遽以鄭注爲確也

禮志壇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尊案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七爲誤字顯然分之

爲三當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誤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

文昭謹案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誤意此下或尙有脫文考前後制度多言十二陛陛七十二級三成陛級之數合之適得乾策然則非言每成有七十二尺明矣蓋每成二十七尺已比舊之高加倍有餘舊每成高八尺無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但當以爲文有脫誤可耳或總字誤當本是級字

後漢書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郭外一段至三時不迎尊案云此永平以前舊制劉昭以其不成禮典故祭祀志中列永平迎氣五郊之禮於前而附此於下卷之末

文昭謹案祭祀志末所載靈星先農風伯雨師及此迎春一條皆縣邑之事故不備禮且不言郊而言郭外若天子國都則永平以來卽有迎氣五郊之制本之禮識月令又采元始故事爲之則知非永平創造可知矣迎春一段不紀年月不可卽斷以爲永平以前舊制如此而後乃改易也今州縣亦止有迎春一節此卽古法之猶在者又案後漢書附見諸志皆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梁劉昭注以補之故題曰注補毛氏汲古閣本猶然近乃改刻作劉昭補并注此大誤不可承用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辰卽二十八星也尊案云星兼經星緯星而言辰天之無星處皆是是以日月所會大略分之則爲十二次耳非卽指二十八宿也

文昭謹案二十八星皆日月之所經一歲之中凡有十二會故疏又云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蓋專言星則可以兼經星緯星此以星與辰對故注一主緯一主經也若邵子言天之無星處皆是辰此別一義而以施於祭祀則不合何則太虛之中塊兮無垠旣祭天矣又祭其無星者此何義也若謂大略分之爲十二次則舍二十八宿之外不聞又立娵訾之祭降婁之祭諸名目也又尊意以北辰辰之最尊者竝無星象亦不在二十八宿之內爲證竊疑北辰雖無星象然天之樞紐確然有可指處鄭氏旣以北辰耀魄實爲上帝故此不具列耳若日在營室日在昴旣已確指其星爲日之所任而猶不謂之辰轉求之杳冥之處恐未然也餘星不謂之宿而唯此方面各七者謂之宿宿卽次也次十二而星二十八以所會包所經也若過泥無星一語則水星又何以謂之辰星大火又何以謂之大辰中庸日月星辰何以總謂之繫於天乎此猶儒者以天爲卽理也而要不可以理爲所祭之天所

謂言各有當也觀下條尊案所云取附近之星以相識別是已洞悉其故而猶引無星謂辰一語竊謂當并去之爲是

尊案云太歲之祭或以爲木星或以爲十二辰若云木星則卽五緯之一而非別有一神若以所行之次每歲一易者當之是卽十二次是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又非別有一神也

文弼謹案周禮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又互見太師注假如元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已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轸訾亥此十二辰之建乃左旋也若子爲星紀丑爲元枵寅爲轸訾卯爲降婁之等則右旋之辰也馮相氏旣言十二辰又言二十八星疏以辰爲子丑寅卯之等是又與十二次之爲辰者別也太歲之祭雖始近代然考之於古太歲實非歲星又非二十八星明矣敢獻其所聞

王舜中劉歆

文弼謹案漢止有王舜無王舜中考漢書王舜下接以中壘校尉劉歆陳氏禮書誤以中字屬上其實當時尙少二名也

尊案云夾室之制孔仲達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鄭康成又謂房當夾室之北

文弼謹案鄭在孔前文勢似不應爾竊以實同名異之語雖見孔疏而實創於孔安國陳氏禮書所引可證然則仲達改作安國可也

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其冰鑑注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文弼謹案周禮祭祀其冰鑑下云賓客其冰此注九字單釋下句非釋祭祀也祭祀其冰鑑何云不以鑑往祭祀自有主者何云嫌使停膳羞此注應刪去并下疏二十七字亦當刪

蕤賓又下生 大呂又上生 夷則又下生 夾鍾又上生

文弼謹案蕤賓係重上生此卷內後所載鄭康成語不誤此處四字上下俱當互易朱子鍾律篇及徐氏萬卷堂周禮本皆不誤可證也

尊案云蔡氏以九起算非止得太史公之法實黃鍾律度爲萬事根本之妙蘊也黃鍾以九爲本以三爲用神明自然乃造化之奧機其所謂九寸者不過假尺度之名以紀損益乘除之數而與尺度之積十爲分積分爲寸之寸截然不同朱子謂爲假設之權制可謂得其意而與史記注合但此稱其數整齊簡直過於鄭法之難記而易差不知黃鍾自然之數妙合天成是以生律生

臂極其所至而無不通若鄭以分寸審度之法拘泥推測不但與律度之本旨霄壤懸殊卽其算數已難記而不可行矣嗚呼黃鍾之蘊朱子且未能盡窺何怪算數家紛爭執礙揣摩擬議而成萬世不決之疑也非大聖人孰能冥悟神會而與於此哉

文昭謹案朱子謂十二律之數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且謂鄭法難記而易差竊嘗求鄭氏之法止是三分之數與史公合未見其積十爲分積分爲寸與史公異也何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以三分爲寸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則是以九分爲寸也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是以二十七分爲寸也推之至於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與史記生鍾分酉之數合也無射之分數卽史記申之分數也夾鍾之分數卽史記未之分數也夷則之分數卽史記午之分數也其他莫不皆然鄭何嘗拘審度之法而以十爲分積分爲寸乎夫史記自千而亥極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數亦可謂多矣而不患其難記者其法不過三之而已其實則倍之四之而已又何獨於鄭而以爲難記而易差乎史記卯二十七分十六與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合也餘一故云三分寸之一辰八十一分六十四與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合也九爲一寸六十三爲一寸以此推之莫不皆然則史公鄭氏一以貫之朱子此論恐尙未可以爲然也

史記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

文昭謹案此段史記各本皆然其實誤倒案雖萬世世不軼毀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觀下文云自襄公以下軼毀便知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宋史禮志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壺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詔孝章殿室居懿德下尊案云孝章祔享乃祔於孝惠賀皇后之別廟也太平興國元年太宗懿德符后已先祔其廟故孝章祔時有司以居室之上次爲論但孝章乃太祖之繼后懿德乃太宗之繼室以兄弟之序君臣之分而言俱宜以孝章居上室今乃易之亂其序矣

文昭謹案以太祖之繼后降居太宗繼后之下其爲悖禮夫人而知其不可乃當時後世俱無議論及此者竊以眞宗朝決不應有此事禮官趙湘請以眞宗本生母元德太后祔太宗廟室眞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又越三年始因羣臣表請而後從之則其必不以私情而黷禮之大分可知矣然則禮志何以云爾乎曰禮志之文殆有譌誤若懿德先祔孝惠

之廟則以孝惠之未嘗一日居正位者而懿德且爲之屈矣何獨不屈於孝章乎若懿德先已居孝惠之上則其失已在前不待至此有司始議其先後之次也兩者俱無所處竊意禮志之文當云有司言孝章已正位立居上孝惠係追崇立居次詔以孝章殿室居孝惠下兩孝惠俱譌作懿德者蓋轉寫者見下有懿德居上及懿德居淑德之上之語文相附近故譌耳且即以懿德居淑德之上一句考之若如禮志譌文則孝章居懿德下居淑德上乎抑并居淑德下乎不應止以懿德爲言也如此大舛錯而無一人言者有是理乎故知兩懿德字皆兩孝惠之譌觀後文所引神宗紀及玉海等書皆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連稱即可知當日之次矣

尊案云斬牲之禮行於京師都試之法行於郡國

文昭謹案劉昭注續漢志云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是都試不但行於郡國也晉書禮志載魏國有司奏漢西京惟十月都講亦其證此乘之之名似不可不載入又案晉書禮志雖與續漢志相同然以賜武官下當疊武官二字六十四陣下續志有名曰乘之四字九詳備唯天子下車一段當仍之亦見續志注

尊案云夏小正緹縞傳末有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此其說極確今芟去

文昭謹案此係戴君初說曩曾與論及此殊不敢以爲然即朱子所更定亦有未安既而戴君精思之乃知舊本非誤其讀當於何以謂之句斷小正以著名也六字爲一句此於本書亦有例因爲歎服前人之不得其解者止坐句讀未明耳今新刻大戴禮即從戴君後說此條亦宜改正緹縞注下應增入十字

寄孫楚池師書 丙申

日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弊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銜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既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積學能文之士蓋千百人中庶幾一二而猶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弊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勲績者尙已即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鬻香然扶照雪覆螢抱犬者比比而是安在貧之不可以益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立風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墮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

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過之以禮偶有微忤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於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憂不徒在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教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溫溫然浩浩然皆不可以襲而取也今父兄之望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責紫而賤朱寶珉而弃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功嗚呼於此有人焉迪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爲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若文弢所業則在鷄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始文弢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童髫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爲根柢庶有異於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爲之

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絕少雖至今羈縻弗絕然窺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悅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爲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弢家貧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二冊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與趙敬夫 藏明書 辛巳

僕自來暨陽兩年於茲矣於今乃得覩足下之面豈非篤於實學不求人知之士哉觀足下所注徐庾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詞源本隱以之顯睹指而知歸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於此服足下之學既又讀足下詩古文辭皆有法度其志節超躐風規清峻脫然自出於塵壒之表千百世下當想見其爲人詩格矯健有風骨書義山詩後七截句闡幽發潛議論特精當不可易序記根極理要能肆其醇駢體文清麗流轉佳處於宋人爲近夫此數體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長如是則豈流輩中所易得乎然而足下名不出於鄉里學使者未聞改容而禮焉邑長無有過而式其閭者猶復聚二三童子而課之業脩羊之所入不足當上農夫其處境之困如此此在常人宜何如感槩者而足下獨守之益堅養之益充閉門絕跡不交當世唯以著書自娛

然則足下固不求千百人之知而在乎一二人之知且不汲汲乎當世之知而庶幾古人之我知因以卜後千載下之必有以知我也而何憾焉昔歸熙甫以一老舉人與弟子講學於荒山之濱世固未之奇也後得一有力者推崇之而人始信焉至今無異論以當日之才華氣餒如王弼洲者猶且自以爲不及由是觀之祿位容貌及身而盡士固當爲其不可盡者耳雖然足下自爲計則得矣世有足下其人而不爲之延譽於四方豈非吾黨之過哉先以書通於左右以明區區傾倒之私云爾

與程致堂以道進士書 戊寅

貴鄉戴東原兄僕重其學問與之定交今聞其因祖墳事與賢從兄弟將生嫌卻此固戴氏不肖子孫爲之然其羣子姓中苟少有人心者自不容見其先世百餘年藏魄之所一旦受侵削震驚之患亦漠然袖手緘口不一校計此在常情尙不出此況於賢者在貴族初買之時必不知爲戴氏祖墳之地今則已知之矣卜地以葬求其安吾親也今如所卜之地恐吾先人亦將不安夫利他人有不肖之子孫而吾得乘其閒而取之使吾亦有如是之子孫而人亦得乘其閒而奪之一彼一此其情有異乎否乎賢者愛其親以及人之親其必不肖陵人之親以爲孝也明矣今之堪輿家動以福利啗人僕

素不明此然第以理觀之入方銜哀茹痛積怨含怒不量其力之不敵而必欲起而爲難以求伸其爲人子孫之志事儻不濟而怨毒之氣愈不能平是在我方欲求福乃反以之招怨而犯怒訐訟由之而起覺讎由之而深恐亦非貴族之利也年兄天屬相關誠宜及早調處如其昭然遠見舉地相讓以安兩家之先靈此其於仁智孝慈之道兼備無憾戴氏子孫宜何如感戴也若其勢萬不能已亦慎毋相逼太甚期於兩安而已年兄亦度其所能行者而盡誠以相告焉譬之啟竈而遇水石蟲蟻之害亦將不改卜乎吾之爲此言誠私於戴君然自年兄言之則亦可謂忠於貴族矣佇望覆示

與彭允初紹升進士書 壬午

去歲得手書見所著傳記雜文四篇命意高遠毅然以古人自期待不以目前之得失爲欣戚此固與流俗之見殊矣又聞將盡研諸經首先致力於詩以年兄之才之年之境固所優爲第恨不能合併無由其相剿切耳鄭氏詩譜本有圖今所見者歐陽氏所補者耳然歐公既自爲書於後乃自謂於絳州得見鄭氏本則圖固未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有明刻本俱各置當篇之首今本合而集之爲一卷皆今詩之次第而非鄭譜之次第已此何異朱子易本義元依古本與程傳之從王弼本者本判然不

同後人既以本義散附於程傳之後爲一書已又復抽出本義單行其次第仍依程傳無復區別凡此皆鹵莽之過亟當正之勿使疑誤後學鄭氏圖於今可得見否江南多藏書家幸爲訪之何如

荅彭允初書 丁酉

年兄以擬傳二字無本欲改爲行狀前愚作此傳時私念爲大臣作傳乃史官之職非某所敢僭也湯潛菴先生有擬明史棄其書首署姓名擬此雖近時人然文正乃大賢其所行卽足以爲世法是以用擬字且古今文中所用甚廣不獨擬古人也如朱子有擬上封事矣封事可擬傳胡爲其不可擬也則愚之爲此亦非徑屬杜撰蓋終愈於僭云爾然年兄有言亦不可虛雅意考唐之經籍宋之藝文志皆有爲名臣撰傳而稱家傳者此外又有別傳外傳等名目今愚因其子姓所請而爲之則當標家傳無疑也年兄精於古人行文義法彈射不少假借誠余亮直之益友也則所自爲文必矜慎可知已乃去年寄來二林居制義一冊開卷見自序卽有大不愜意者夫年兄之深於禪學夫人而知之卽已亦不自諱也僕自相識以來至今已二十餘年交情益熟而未嘗與年兄論禪亦未嘗矜年兄之爲禪誠以造化之與鬼神之祕未能研究洞徹而於彼家之言又素未嘗參討夫人之質性固有各適其所適而不能自反者古

來禪學中之爲忠臣爲孝子者亦復何限不必槩行抹殺也吾但取年兄之恬潔直諒而已今者以時文詮孔子孟子之言而序乃託於夢中之二境以標明旨趣固已褻越而不尊矣乃一則夢爲老師擁皋比闡義文周孔之教圖而聽者百千人而樂之已又夢爲衲子空山跌坐六根蕭寂五蘊廓然則又樂之何年兄此中之紛而不靜也夫夢成於因年兄有自賢之見而以爲百千人皆莫己若也是以夢之中有此一境也若衲子殆似所云夙根者今但未祝髮耳使於斯而詮金剛釋楞嚴也者吾又何責乃今以冠四書義之篇豈其倫哉援儒而入於墨且不可況抑大聖大賢而使之皆出於西方氏之教則得罪於名教甚大今年兄書來乃以爲此祇指點文境顯出虛實二機不可以實爲是以虛爲不是至其自得之實一旦不立安得有二云云則愚更所未喻也夫吾儒有吾儒之虛實彼家有彼家之虛實吾儒非執有彼家亦自謂非頑空也今年兄乃如鴻溝之截然畫界而以實歸儒以虛歸釋無論儒不任受卽彼家恐亦非正諦也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既以詔會子又以喻子貢吾人爲學自當於萬事萬物之理卽身體驗而尋其所爲一者何在今云一旦不立安得有二則明明是彼家所爲萬法皆空之說而義仍未了更當於此句下又進一轉才許悟徹耳僕在鍾山不得已而看時

文講時文實非性之所樂以年兄之才沈潛於義理之中以輔經而翼傳何不可自成一書既幸而早離場屋之累矣及髮將頒白顧復頽首以效舉業家之面貌何屑屑也如欲自喻所樂則吟風弄月亦何枉不得吾與點也之趣而必爲是乎年兄欲兼有其樂政恐坐是交喪也文凡若干篇實不能徧讀但首一篇題爲學而時習之文則既見之矣夫必先知所爲學者何在因而時時習之今年兄但有見於時無見於學祇欲教人常惺惺耳中閒唯不可離一語似少近之然云不可離者時也而吾以不可離者習之則仍然捕風繫影專一玩弄精神而未有實地且其後自記云開宗明義不應以小儒臆說參之則太倡狂無忌憚矣開宗明義四字梁皇侃始以標孝經之首而唐人卽因仍之亦由當時習釋家之言久不復知所持擇聖賢安有所謂開宗也學以明倫爲主自書契以來未之或改也而言語動作自幼儀以至於動容周旋中禮無時而可廢學朱子集註自是顛撲不破今年兄所云小儒所云臆說者何人乎是明明指朱子而已矣朱子大儒古今駁難不一其於朱子無傷也而年兄乃肆筆逞臆不顧所安如此卽以前輩而論意見各殊尙當婉約其辭寧謂朱子而可橫置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徧觀蓋雖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無救於此之離經而畔道矣及得年兄書自舉

數題謂朴實說理正發明洙泗之傳程朱之奧僕因取而覆閱如自古皆有死篇後自記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案此二語本出法華經事本作法字所謂一法彼蓋卽指跌坐而坐引而不發爲學徒作指點語今改法爲事列之文後便令人百思不解齊景公篇從聖人老於匹夫不得一民寸土說起聖人豈有此胸襟也夫作四書義代聖賢語氣細意體認猶恐粗而不精有負當代文明之盛乃年兄駁雜而堅於自信加之貴公子有才學友朋閒非素直諒不撓者孰肯以言賈人之怒僕觀所載評語皆仿年兄詞意而爲之安知非陽是而內實不然既不欲因此取憎又恐言出而爲士林中所責詰故作此種筆墨使見者皆曉然於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爲年兄計莫若擇其大害理者亟火之能決然舍其舊習而唯吾儒是從斯大勇也否則慎無爲騎牆之見詩有之涇以渭濁湜湜其止知言者自能辨之惜年兄以有用之財災梨禍棗爲此不急之務而轉取不韙之名是以面晤時微露其端而不欲著之於文字之間今既見詢不可以不盡所懷故輒陳之如右

弟子上元黃自超軼羣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